

JINGUAN QIZI

军官妻子



托马斯·弗莱明 著
陈建华 邓叶汀 译

军官妻子

〔美〕托马斯·弗莱明 著
王爱飞 陈建华 邓叶汀 译

The Officers' Wives

Thomas Fleming

根据 A Warn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

1982 年 3 月第一版译出

·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

军 官 妻 子

〔美〕 托马斯·弗莱明 著

王爱飞 陈建华 邓叶汀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28·字数 604,000

1990 年 2 月第 1 版·199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100

ISBN 7-80040-175-8/I·154

定价：10.50 元（膜）〔上、下〕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译 序

《军官妻子》是美国当代作家托马斯·弗莱明(Thomas Fleming)小说创作中最为严肃认真、部头最大的作品,就其创作思想、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来说,《军官妻子》是标志他迄今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

五十年代初,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一大批青年战死沙场,引起了国际进步力量和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抨击和反对,美国最高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朝鲜战争的结局,使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受到了动摇,一大批把军队视若自己生命荣誉之本、希求在军中大展宏图的军人,也陷入了痛苦的思考。但随着肯尼迪就任总统,美国社会被注入了一股虚假的活力与繁荣,扩张与霸权势力得到急剧膨胀,军中的好斗势力也跃跃欲试,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步入越南,从此陷入了深深的泥潭。在这场长达十一年的战争中,美国共死亡四万六千人,受伤三十万人,耗资一千一百亿美元。作为越南战争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美国染上了沉重的精神重荷,国内矛盾日趋激化,国际名声一落千丈,军队士气一蹶不振。参加过越战的军人被看作“杀人犯”,“战争机器”,受到舆论和社会的强烈谴责,即使是那些以军队号令为自己行为准则、把军队利益当作道德取向的官兵,也开始抱怨军队,对军队

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进行指责。

小说正是以美国所投入的这两次战争和战争间的军营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几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同他们的妻子所走过的二十多年人生历程。作者创作态度极为严肃认真，查阅了大量史料和战例，采访了众多将军士兵，甚至到战场和众多兵营进行过实地勘察，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终于在1981年写成了这部卷帙浩繁、洋洋六十万言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一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的全景长卷。

小说是以那种刻骨铭心的回忆开始的。1950年6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三位踌躇满志容光焕发的士官生，与他们刚刚大学毕业的未婚妻在西点教堂结成伉俪，彼此山盟海誓：永远忠于爱情，忠于他们视之为高尚神圣的军队。但是，新婚那个玫瑰色的日子，只不过是漫长受难的起始，其后便是无止无休的坎坷与艰辛、烦恼与忧怨以及令人夜半惊起的一场场黑色噩梦。军队生活成为一种受难，军人的职业牺牲成为浓重的阴影，使婚姻充满了战争的余烟，家庭这个避难所，也常常由于彼此的隔阂和对立，成为制造空虚与孤独的场所。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与幻灭之后，军人们开始对久存于心中的上帝——他们对军队的理想——产生了困惑，对军队的本质生出了疑问，也对他们投身的事业发生了动摇。数十年后，当这些已成为将军的士官生同他们的妻子重返军旅生涯的出发地西点军校时，当年爽朗的笑声与真挚的追求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悲戚的遗憾与沉重的叹息。

主人公之一的亚当·塞耶，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看来，军队应该由那些效忠国家、忠诚正直、以自己的才干赢获功名的人组成。但是，军队的混乱现实与腐败堕落的

习气，使这个初出校门的青年军官一再失望，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痛楚之中。尤其是朝鲜的战败，妻子奥娜被人强奸等一连串打击，使得他当初对军队的一腔热望几乎降到了冰点。在五角大楼协调组为陆军的那一番搏斗失败、他遭受贬谪之后，他曾想到过退役，后来又一度消沉遁世，甚至玩世不恭。但是，强烈的军人意识和在军中一展宏图的巨大希望，又因肯尼迪的上台被重新唤起。他狂热地加入伞兵部队，为“绿色贝雷帽”部队四处奔走，不停地奉献自己的军事才智；遗憾的是，主宰军队命运的人所需要的只是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炮灰，象亚当这样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揭露军中弊端、想要改造军队现存制度的人，自然会被视作大逆不道，一再遭受屈辱排斥，最后困累交加，在他的母校西点郁闷而死。书中的亚当，是美军理想主义的化身，他身上凝聚了军人的忠诚、勇敢、刚直不阿，嫉恶如仇，至死都对军队怀有不可动摇的希望和期待。在他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似乎一直都徘徊困顿于理想化军队与现实军队的巨大矛盾中，但直到去世，也没有找到融合这两种形象的接点。亚当的死是一个象征，它是强大的军队传统势力——也是美国社会——窒息压抑的结果，同时也宣告了美国军队中理想主义的必然结局。

小说的另一主人公皮特·伯克，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军人。他服从命令，克职尽守，充满好斗的进取精神，不做、也不容许别人做任何有违传统、有违军队原则的事情，甚至连妻子服用避孕药，他也觉得有违天主教教义而大加责难。他认为，军人的荣誉应当通过战争来获得，一旦战事完结，军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把战争作为生命最高存在价值的乔治·巴顿。在朝鲜和越南两次战争中，皮

特的军阶逐步晋升，多次获得勋章嘉奖。由于军队的腐败，决策人的昏聩与无能以及国内反战运动的兴起，皮特也对自己的事业生出过疑问。但对军队原则的盲目信奉，使得他不可能具有亚当那样的反叛意识，无法挣脱传统军人的道德羁绊，到后来，打仗已成了他的一种生存方式，甚至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的苦闷，他的困惑，全都在枪炮中寻求渲泄。尤其是婚姻的破裂，使他失去了心灵的最后一块避难地，最后终于战死沙场，为他自己找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命定归宿。

在皮特身上，比较充分地体现了那种敢于孤身鏖战、对痛苦无动于衷和蔑视死亡的“硬汉”精神。他厌恶平淡无奇的生活，不愿意参与平民社会，甚至回绝了岳父以一百万美元的代价让他脱掉军装的交换。他希求冒险，希求用战争与死亡来证实自己的选择和军人价值。但在现代军队与现代社会中，这种精神只能被压缩成庞大战争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最终导致了理想与目标的彻底破灭。

相对于书中男主人公们来说，女主人公们承担着双倍的苦闷与灾难。从表象上看，她们所嫁的是某个军人，但实际上，她们所嫁的是整个军队。丈夫事业的衰荣，军队的衰荣，成了她们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生命支点。对军人妻子来说，婚姻已不仅仅是一种契约，它成了一种有形无形的精神驾辕，驱使这些涉世不深的柔弱女子，伴随着自己的丈夫，经历一次次换防迁徙，体验一桩桩荣誉与屈辱。除了与丈夫共同遭遇，共同受难之外，她们还要尽女人的责任，生儿育女，强作欢颜，为自己风尘仆仆的丈夫提供一个身心得以短暂憩息的港湾。与她们身为军人的丈夫们不同，军人们面对的是军队，是战争，是整个纷杂动乱的社会，而军人的妻子更多面

对的是自己的丈夫。更确切地说，书中的女人是通过与军人的婚姻之门得以参与军队，得以与战争和社会遭遇。婚姻总是有缺陷的，军人的婚姻尤其如此。一旦婚姻出现挫折，军人可以弃家而去，从外部世界寻得心理平衡，而军人妻子则只能独咽苦果，体尝漫长揪心的空虚、孤独、无聊、失望等种种磨难，使她们成为远比军人更为复杂更为多难的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们对军队和社会的感受比之于丈夫们更为透彻更为深沉，恰如美军《军官手册》中所说：“在军人妻子身上，军队的责任、荣誉、国家观念，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她们，可以看到所有军人苦难风流的全部历程。

乔安娜·伯克是全书中着墨最多的女主人公。她出身富家，纤柔灵秀，自幼多愁善感，酷爱文学诗歌。结婚不久，她便发现与丈夫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皮特是一位传统军人，一位武士，希求在战争和外部世界证明自身价值；而乔安娜则过于内向。渴求通过内心自审来完美自己，达到真善美境界。与皮特的裂痕是渐渐出现的，先是她对军旅生活不适应，对受到丈夫漠视而颇多忧怨，继而是她对军中请客吃饭等无聊应酬的抵触；到是否服用避孕药的问题上，两人的冲突终于公开和白热化。皮特企图自杀对她是一次巨大震动。她试图重新审视自己，批判自己，但结果是她对命运前途更加迷惘难卜，深感作为女人的渺小和无助，于是便退缩逃避到她的诗歌世界，靠写诗和释解禅宗玄机苦捱时光。女儿茜茜的死使她与丈夫走向决裂，此后对于战争的态度又使矛盾进一步加深。她长久地处于对不道德战争的深深谴责和维护丈夫以及军队的巨大矛盾之中，及至她在反战抗议书上签名，便宣告了两人关系的彻底终结，也宣告了乔安娜与军队在观念上

的决裂。乔安娜与皮特关系的演变过程，似乎代表着一个多愁善感的女性世界与铁血营垒的巨大矛盾，也象征着追求社会和平理想的知识阶层与把战争作为存在根本目的的军队在政治和道德方面不可调和的冲突。

与乔安娜比起来，奥娜的心灵世界要狭小得多，因而对打击的承受能力也要脆弱得多。自从她嫁给亚当，步入军旅生活，军队便成为她的一种信仰，一种行为准则，一种身心的依赖。几十年来，无论面对苦难屈辱，还是饱尝空虚与孤寂，她都紧紧依附于军队，从没有过背弃之举。她年轻漂亮，希求生活中充满罗曼蒂克的情调。她把丈夫看成是《飘》中的男主人公希礼，把自己看作媚兰，想象着她英俊潇洒的希礼在创建功名的同时，会日日与她花前月下，倾吐爱慕之情。但亚当毕竟不是希礼，他对军队现存体制的反叛令笃信军队原则的奥娜惶恐困惑，她被人强奸和因此引起的夫妇心理障碍，也成为两人驱散不开的阴影。许多年来，奥娜一直身处既不能背叛亚当又不能背叛军队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她想维护军队的现实秩序，另一方面又同情丈夫希求军队成为净土的理想，对他的困顿颓丧深感痛心。她无处可以求助，唯有日日祷告上帝，用酒精麻醉自己，受着空虚寂寥的沉痛煎熬。奥娜的悲剧在于她无力调和丈夫与军队的矛盾，同时又无法走出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精神低谷。

艾米则几乎完全不同。她出身底层，女人的机敏、聪慧与自私、妒忌集于一身。与乔治结婚只是她通向显赫之路的第一级台阶，爱成为一种手段，欲借丈夫的晋升来摆脱她出身的阶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艾米绞尽脑汁，百般钻营，几乎每个举动，都带有强烈的功利欲求，甚至不惜卑躬屈膝，出

卖自己，出卖朋友，连选择情夫，也作了精妙的利益算计。虽然艾米最后当上了将军夫人，实现了梦想，但精神上却极度空虚，几近崩溃，不断遭受良心与道德的折磨。在婚姻问题上，艾米充满了失意，真正能激发她热情的唯有亚当，但他们的肉体结合，又屡屡受到精神的排斥。随着乔治当上将军和亚当的去世，烤灼艾米心灵的那团烈火渐渐熄灭。征服欲也趋于淡化，反倒感念起当年那份纯真与烂漫来。所以，艾米的成功，只是一种虚妄的实现，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她则是遭受了最大的失败。

《军官妻子》与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和单纯反映越战的小说有所不同。反映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更多的是着眼于战争背景下个人的经历，探索的是人性的畸变和自我与社会的异化。而《军官妻子》不仅仅是反映了毫无理性而又具现代化效率的战争暴力对人性的压抑，也不象越战小说那样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和注重对个体的内心自审，它大量描写了和平与战争时期军队的地位，军人及其家庭与社会现代生活的矛盾以及人性的伸张与伦理道德的冲突，把读者引导到军队这个政治和权力高度集中的特殊社会内部，让人们探看到秩序化和组织化了的混乱中，军人们所感遇到的空虚、失落与迷惘，反映了部分军人家庭在等级森严、刻板单调的军营生活中那种彷徨无依的悲难心境。小说还用较充分的笔墨，对军队的内部机制进行了描写。在军队这部庞大机器中，一名军人只能是一个零件，无法与压抑个性、摧毁人性、异化自我的力量相抗衡，所谓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在层层权力重压之下，只能被扭曲转化为上层集团的工具，或幻化为无可奈何的几个泡影。书中一再提到士兵和军官们常常忿然

相对的“他们”这个词，指代了整个军队的庞大体系和高层决策集团。“他们”发号施令，决定军队的命运，限定官兵的思想行为，甚至规范人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是官兵们的对立力量，两者间进行的“战争”和对抗，也许会漫长无休地进行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起始与结尾发生地均为著名的西点军校，书中的主人公也全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作者的这种人物、场景选择是颇具深意的。现今美国军队40%以上的军官，70%以上的将军都出自西点军校，美军历史上著名的将领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巴顿、麦克阿瑟等也是西点毕业生，历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除两人外也全都毕业于西点。近百年来，西点军校成了美国乃至西方军事院校的旗帜，它代表了整个美国军队的精神风貌，它的“责任、荣誉、国家”的校训被当成所有美国军人的警言，西点的操典、教范、军事思想，在美国军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军官妻子》中人物的命运波折，也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官妻子》为我们提供的是一部当代美国军队的真实纪录，是当代美国军人在社会和军营内外以及战场上的奋斗、追求、挣扎的史籍。

《军官妻子》中除主人公的故事系虚构外，大部分战役、背景、兵营、高级指挥官、国家决策人物，均查之有据，有的人至今尚健在。这种将历史内容与人生内容紧密交织的纪实描写，一方面是作者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可信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者希图重现历史大事件、描绘出美国军队历史大画卷的努力。近年来，写大场面大事件，写真实人物和史实，是美国军事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趋向。如史蒂芬·赖

特的《绿色军衣中的沉思》，菲利浦·卡普托的《战争之谣》、詹姆斯·韦勃的《炮火场》等均属这类作品。

《军官妻子》这部小说从1950年写起，延续到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之后，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几年，涉及军内外人物上百个，堪称当代美国军队的一幅宏大、生动的画卷，对我们了解西方军事文学的现状，认识美国社会和军队，无疑是有价值的。

在此，谨向热情支持本书出版的昆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吕宁思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王爰飞

1990年2月于成都

第一卷



汽车正在跨越塔帕兹大桥。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在唰唰、唰唰有节奏地来回摆动，橄榄色的雪佛莱汽车顶篷也被雨点砸得噼啪作响。整个哈德逊河都笼罩在十一月的浓雾之中，两边的河岸被朦胧烟雨遮得难以分辨。透过车窗，只望得见大桥上纵横交错的巨大钢梁从他们身旁一惊而过。经历了遥远危险世界的漫长途程之后，他们就象是宇宙飞船上的游人，终于缓缓降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在这个隐喻之中，多少包含着一些确切性，乔安娜忍不住想。要让选择的话，她还是更瞩目于现实生活。眼前的这对雨刮器，轮胎在混凝土地面上碾出的哗哗声响，都在不断地增强着现实的生动效果，令她油然而生出一种亲切之感。还有后座上她身边这个一身戎装的男人，他肩头上闪闪发亮的少将金星，无不使乔安娜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当然，他的存在远不只是增强了她眼前的现实效果。往日阴郁的世界，记忆中沉沉的暗影，曾一次次触起她的伤感之情，靠了身边这位男人，生活才多少

有了一点美好的意味。

“能拐上第九大道吗？”乔安娜问道，“就算看不到河面，那条路也要有意思得多。”

“你不急着赶路吧，上尉？”萨姆·哈丁问道。作为一位将军，在借用另一位将军的副官时，诸事都总是敏感谨慎。

“不急，先生，”卡尔·柯林斯上尉回答道。他是1969年毕业于的西点军校生。回答完将军之后，他指点那位二等兵司机将车拐上了第九大道。

柯林斯上尉是个黑人。他是标准的西点军校生，地地道道的方肩瘦背，浑身溢透出一种久经沙场而凝聚起来的男子汉的阳刚之力。在萨姆·S·哈丁少将身上，这种力量展示得更加充分。西点军校，指挥与参谋学院，美国军事学院，朝鲜，越南，使他饱饮硝烟，久经锤炼，使得这位当年的军校生能在帐前幕后运筹策划，从容地指挥步兵、炮兵、火箭、直升机组、战斗轰炸机组，导演出超乎想象的大规模战争巨响。

乔安娜深深地爱着这位将军。就在昨天，她还吻了这个男人，对他柔声软语地说过“我爱你”。她十分明白，虽然她是个自我封闭型的女人，熟知她的唯有那无言的死者，但她献给他的并非是犹太之吻，他对他的拥抱也未含半点虚情假意。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男人，她才永久地摈弃了那一套逢场作戏的玩意儿。

一行人冒着风雨，直驶乔安娜反叛意识的源生地——西点军校，赶去悼念一位朋友的去世。在将军的心目中，此行纯粹是为了致哀。可对乔安娜来说，此行却在她眼前掀起了一片飘忽的阴云。戚戚的悲哀渐渐地爬上心头，渗透进她的

血液之中。她竭力想遏止住这种情绪，但悲戚难抑，要想战胜悲哀真比驱散笼罩在哈德逊河上的浓雾还要艰难。

柯林斯上尉沿车座背伸开手来，以使自己能放松地与将军和他的夫人交谈。看得出来，上尉深谙做一名成功副官的要领，对于与长官进行一些无关宏旨的短小交谈十分在行。对西点军校足球队眼下的不景气状况，他同将军各发了一通感慨。然后他问将军，陆军是否打算撤销它的空中机动师。将军回答说，他个人倒是倾向于这个主张。红外线制导导弹的出现使得直升机作战面临着灭顶之灾。

乔安娜对他们的谈话颇为费解。她偶一斜目，看见了柯林斯上尉黑手指上那枚闪闪发亮的西点军校指环，身心顿时涌起一种哀惋的感觉。它使我想起了认识第一个黑人中尉的时光……但一名将军夫人毕竟不能象一名老兵，一味地沉湎于往昔的岁月之中。起码在这位将军身旁，她不应当去追忆怀旧。最好是只想那枚指环，别把它同黑指头联在一起。那是1949年，也是今天这么个阴郁的秋日，一位满面笑容的西点士官生将同样一枚小巧的指环，套上了她纤细的手指。

一提到那个年代，她儿子就会说那都是些史前的旧事了。如今值得人们记住的只剩下了两次大战，并且极不妥当地在它们的前头加上了“世界”二字，好象只有这两次大战才吞噬过成千上万浴血奋战的生灵。乔安娜感到自己很难向儿子说明，1949年对她来说，也同样是个史前时代，然而同时也是个亲身经历的当代时光，其间充满了酸楚、残酷和悲哀。

当年那位满面笑容的士官生——后来成了一位骁勇善战的军官——如今已长眠九泉。当年那位充满幻想的少女也已不复存在——在西点军校库伦大厅边上的树荫中，他曾用他

充满青春热望的嘴唇吻过她。如今，无情的岁月已将那位少女的青春消磨殆尽，而当年的那些小伙子们，一部分在朝鲜战场的战壕里被直瞄炮火夺去了生命，另一些人则去了越南，他们的直升机在炮火中燃成一团团火球，悲哀地栽落进亚热带的丛林之中。

时光的洪流也并没有把那位少女彻底吞噬淹没，在记忆纵横交错的世界中，她昔日的风采不时地闪现出来，勾起人无限的感慨和思绪。透过岁月的沉雾，乔安娜似乎看见了当年那位姑娘端坐于车厢，穿行在西海岸铁路公司久已封闭的铁道线上。车轮在铁轨上碾出的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的声响在她的耳边变成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的声声呼唤，脑海里原有的疑虑和迟疑为一种新的激情抹消得一干二净，自己的血肉之躯似成为了一种希冀，一件赠物，一种未含意志成分的印象，一行残缺不全的语句。

“如今上西点军校的那些女孩子，是怎么去学校的？”乔安娜问柯林斯上尉。

“大部分是自己开车，或者坐学校士官生的车去。”上尉答道。

将军接着问上尉，西点的学员已由原来的两千人增至四千，学校是怎么解决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的。上尉用一种西点老毕业生的口吻，大叹今不如昔，说这方面尚有许多问题未得妥善解决，比如有的学员同一个班级，都不能道出彼此姓甚名谁。要是陆军全是由相互陌生的人们纠合而成，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对两个男人这种宣告末日来临似的谈话，乔安娜几乎只字未闻，她仍在缅怀 21 岁那年，她怀着深深的恋情乘坐那列

久弃未用的火车，赶去姑娘难得涉足的聚会地——满是哥特式城堞的西点。她坐在布满灰尘的缘色椅垫上，头顶的行李架上放着她那个小小的红色提箱。她的身上紧绷着一件已不知穿了多久的黑色披肩厚外套，脸颊边晃荡着一朵硕大的白色蝴蝶结。那个时代的时尚是黑白两色。可乔安娜·艾德里安·韦尔什穿黑戴白并非是刻意追求时髦。她信奉天主教几乎已到了狂热的程度，在她引为自豪的充满理性的灵魂中，时髦正是须拒之门外的弃物，因为它阻碍了人们求得欢愉和圣洁。在她的心目中，这是两个可以互换交融的同义词。

可如今呢？要再套上那件黑披肩外套，身子一定會在里边空空地晃荡。当年那个丰满的姑娘已不复存在，与之同时消逝的还有当年满脑子自得的宗教狂热。有那么一阵，她竭力想让自己不要生出怨恨，也别去嫉妒当年火车上那个踌躇满志的姑娘。以她现在的地位身份，为这种情绪所缠绕太不合时宜。她不当用源于痛苦的明澈目光，去看待评判几十年前的姑娘。

“塞耶上校真是太不幸了，”柯林斯上尉感叹道，“这来得太突然了。”

“是啊。”哈丁将军也发出一声叹息。

“我在西点上一年级的時候，他还是教官呢。当时您是士官生副队长，对吧，将军？”

“是这么回事。”

“我没听过他的课。听同学们说，他的思想很活跃。”

“一点不错。在五十年代毕业的那批同学中，他是迄今最有才华的一个。”

“据说他在五角大楼遇上了点麻烦。”